

星期文库

马年聊马戏之六

美猴王拒当弼马温

贵翔

京剧《弼马温》是经典猴戏《大闹天宫》中的一折,出自我国“四大名著”中的《西游记》。剧情大意是,美猴王大闹龙宫和地府,东海龙王敖广和冥司秦广王分别给玉皇大帝上表告状,搞得玉皇大帝很是头疼。此时,太白金星献计,请玉帝降一道招安圣旨,把猴王宣来上界,授他一个官职,以便加以约束。玉帝准奏,派文曲星修诏,由太白金星到花果山招安。美猴王满心欢喜随太白金星来到天宫,没成想只得到了一个弼马温的官衔儿。

美猴王本以为弼马温是大官儿,就欢欢喜喜地来到御马监赴任,他履职认真,查看文簿,清点天马匹数,日夜操劳,滋养马匹,到任半月有余,把天马养得肉膘肥满。当他得知弼马温只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小官儿后,顿感受到愚弄,不觉心头火起,一把将公案推倒,取出金箍棒,打出南天门,重回花果山。

京剧《弼马温》中的美猴王也有多种演法,其中,京剧名家董文华先生所演弼马温堪称一绝。董先生所扮的弼马温充满滑稽,头上顶着个小乌纱帽,身穿一件刚过膝盖的大红短官衣,露着一大截黄色彩裤。一只脚穿着厚底的官靴,另一只脚穿的却是平底的黄色快靴,这身打扮一出场就带着彩头儿。走上几步更有意思,因为一脚厚底官靴,一脚平底靴,使这位弼马温一腿儿长,一腿儿短,走起路来显得格外滑稽可笑。联想到他受到玉帝的愚弄,得了个看马的苦差,还白鸣得意的背景,更让人忍俊不禁。

最为精彩的是这位弼马温驯服一匹烈性御马的那段表演,只见他手舞马鞭先是一个漂亮的上马,然后随着锣鼓点儿和唢呐演奏的马嘶声,做出几个干净利索的转身,表现出天马的桀骜不驯,进而又来了一个竖叉,表示马失前蹄,随后再起身,一手舞鞭,一手勒缰,单腿站立,最后终于驯服天马,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此时,如您细心观察会发现,弼马温在驯服天马的过程中,因为骑在马上(当然还是走在舞台上表演),原本因鞋底厚度不同而出现的“踮脚儿”竟神奇般地消失了。再看董先生脚上的鞋,却依然还是一只厚底官靴,一只平底快靴,并未改变,没有别的原因,只因董先生腿上的功夫太强大了!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  
启事 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  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# 地图的故事

狄青

途汽车。不是那种走高速公路比高铁慢不了多少的“快客”,而是一站一站曲里拐弯走国道和省道的那种所谓“慢牛”。原因说来简单,我就是想多瞧一瞧自己早已在地图上熟稔于心的那些地名都“长”什么样子,想从与自己挤在一起的乘客们身上感受到当地人又是怎样生活的。

20多年前,还在媒体做记者的我,一个人从兰州出发,乘坐长途汽车纵穿河西走廊,前往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。全程1600多公里,路线为兰州—古浪—天祝—永昌—武威—张掖—酒泉—嘉峪关—玉门—瓜州(安西)—星星峡,几乎需经过甘肃70%的县市。这是一次我谋划已久的采访,每一站我都会下车停留一些时间,然后再重新上路。比如在古浪,那里是红军西路军“西征”最惨烈一场战役的发生地;比如到永昌,那里据说是古罗马军团后裔的聚居地,两千多年前,汉朝大将军陈汤在远征中亚的一次战役中俘获了数百名古罗马士兵,据说就被安置在了如今的永昌……记得我在酒泉的时候,在一家饭店吃饭,老板娘听我说话带有天津口音,便问我是天津人吗?我说:“是啊,我就是从天津过来的。”结果老板娘就赠送了我一个菜。老板娘说,她喜欢天津人,当年她小的时候,村里来了不少天津知青,其中有个女知青对她特别好,教会了她织毛衣,还是阿尔巴尼亚式的呢!

不到20年前,我背着装着几本分省地图册的背包,踏上了探访中国古长城关隘的旅程。我从河北省秦



春风十里  
不如悦己

●如梦令 林帝浣画

件、设置的奖项、邀请的嘉宾……不少都是在凑数,这已司空见惯。而用来凑数的物或人不过是用来“补缺”的,很难让人记住,往往令人扫兴,甚至大倒胃口。

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讲过一个故事:他参加过一个富商的饭局,上菜就上了三轮,一共四十多道菜。

## 闲话凑数

鞠志杰

菜,主人洋洋得意,袁枚却没吃饱。因为在袁枚看来,菜品数量虽多,但做得却不精致。他认为一席菜,有四五道令人称道的菜就足够了,没必要凑数。但自古至今,凡事一讲排场便难免会凑数。因为不凑数,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阵势。

凑数这件事,凑得好就成了搭配

的艺术,不仅不显杂乱,还相得益彰。毕竟,一枝独秀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。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精致的东西都摆到眼前,那样也会审美疲劳。但硬要去凑数,赶鸭子上架,以次充好,肯定会拉低整体档次,反而被人诟病。

毋庸讳言,那些凑数的,无论是物还是人,多少都有点平庸。既不会脱颖而出,也不会被众人追捧,更不会居于“C位”。因而,要想不被凑数,就得有独特的品格,放在哪里都卓尔不群。稀缺且优质,想不“出众”都难。

不过,凑数也要有凑数的样子。要有自知之明,明知道自己只是个凑数的,那就心甘情愿当绿叶,做好陪衬,不招摇过市,不喧宾夺主。

而不去凑数,更是一种明智。能认清自己和别人有差距,不硬挤进别人的圈子里。不去凑热闹,做好自己,在自己的世界里培育他人不曾拥有的芬芳。这样的生活,尽管平凡却也悠然自得。

许多人都知道我喜欢地图,也喜欢收藏地图,比方我每到一个陌生地方,总会收藏一幅当地的地图。去的地方多了,便发觉,许多地名虽然很早便知晓,但只有身临其境之后才明白,所有的地名原本都不是凭空被叫响的,其来历写成一本书专著怕是也不为过。

喜欢地图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,有意思的一件事是,当年我用零花钱买了一本《世界地图册》,在一次翻看中,突然发觉南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有点儿像是被人从中间“掰开”的,二者好像可以“对上”甚至是“啮合”上。后来到初中上地理课时才了解,我的这种“发现”其实属于“大陆漂移学说”里的一部分,德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、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·魏格纳早在1912年就正式提出了该学说,并在1915年出版的《海陆的起源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。其证据就包括大西洋两岸南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的轮廓吻合,而且还包括两个大洲沿大西洋两岸的地层岩石构造对应、古生物化石亲缘关系及古气候遗迹接近等等。

在1971年版的《中国地图册》上,天津辖区内并不包括武清县、静海县、蓟县、宁河县、宝坻县五县。因为是在之后的1973年,原本属于河北省的武清县、静海县、蓟县、宁河县、宝坻县才被划归天津市管辖。主要原因是,天津当时重新成为直辖市后,辖区范围相对较小,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和资源调配能力。为更好地促进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,完善其城市功能,国家决定采取一次性措施对天津行政区划进行调整。而在1975年版的《中国地图册》上,海南没有建省,尚为广东省的一部分;重庆也没有成为直辖市,属于四川省的一部分;湖北省的襄阳还叫襄樊,荆州还叫沙市;湖南省的张家界还叫大庸……这些地图上政区的变更与地名的改变,在有人来看或许微不足道,但在我的眼中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最直接佐证。

喜欢地图,令我有在外人看来颇为“别致”的喜好——出门在外,倘时间允许的话,我一定会选择乘坐长

装修新房子时,我特意做了一面墙的书架。等搬入新居、把所有书都摆上架后,才发现书架的容量远比想象中。于是,我把单位发的一些工具书也搬回来,摆在上面凑数,总算把书架填满了。但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,好像刚对别人撒了谎,于是下定决心:将来一定要用新书把它们全部替换掉。

十多年前,我曾得到一位作家出版的文集,共六卷,可以说囊括了该作家一生的创作成果。当时因为陋室狭促,我仅粗略翻阅便将这套书装入纸箱。如今,它们列于书架显眼位置,可随时抽出来阅读。不可否认,文集里所收录的文章确有精妙之作,读后令人拍案叫绝。但也有凑数之文,平淡无奇。想必和我往书架上摆书一样,那么厚的集子,得把它填满,不得不将一些平常之作也收录其中。

在生活中,随处可见凑数的事物,尤其是在一些展会上。所展览的物